

卷二十九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與吾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薦管夷吾
福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意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去了衆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
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相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迴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卽是空空卽色

空空色上要分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開向書齋閱古今

生非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
秀異衆旣長才摘蜀錦貌瑩寒冰容止可觀言詞簡
當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
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灼日羣浩正色
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名
家令德女子配君其理安在浩曰大凡首歲姻緣必

要十分美滿。某雖非才子，實慕佳人。不過出世嬌姿，寧可終身鯨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緣此至弱冠之年，猶未納室。浩性喜厚，自奉養所居，連簷重閣，洞戶相通。華麗雄壯，與王侯之家相等。浩猶以爲隘窄，又於所居之北，初置一園，中有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橫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彫欄、疊生雲、恠石、欄、煖、奇花、艷蕊、深沉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植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碧柳低籠、關草塲。

浩暇日多與親朋宴息其間。西都風俗，每至春時，園圃無大小，皆修蒔花木，酒掃亭軒，縱遊人翫賞。以此造相誇逞，士庶爲常。浩間巷有名儒廖山甫者，學行俱高，可爲師範。與浩情愛至密。浩喜園館新成，花木茂盛，一日邀山甫間步其中。行至宿香亭，共坐時常。仲春桃李正芳，牡丹花放嫩白妖紅，環遶亭砌。浩謂山甫曰：淑景明媚，非詩酒莫稱韶光。今日幸無俗事，先飲數盃，然後各賦一詩，咏目前景物。雖園圃浩疎，不足以當君之盛作。若得一詩，可以永爲壯觀。山甫曰：願聽指揮。浩喜，卽呼小童具飲器筆硯于前。酒三行，方欲索題，忽遙見亭下花間有流鶯驚飛而起，山

甫曰鶯語堪聽何故驚飛浩曰此無他料必有遊人
偷折花耳邀先生一往觀之遂下宿香亭逕入花陰
躡足潛身尋踪而去遇太湖石畔芍藥欄邊見一垂
鬟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倚欄而立但見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
光蓮步一折着弓弓扣綉鞋兒螺髻雙垂插短短
紫金釵子似向東君誇艷態倚欄笑對牡丹叢

浩一見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恐女子驚避引山
甫退立花陰下端詳久之真出世色也告山甫曰塵
世無此佳人想必上方花月之妖山甫曰花月之妖

直見天下不乏美婦人但無緣者自不遇耳浩
曰浩聞人多矣未常見此殊麗使浩得配之足快平

生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
矣山甫曰以君之門第才學欲結婚姻易如反掌何
須如此勞神浩曰君言未當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
不娶今既遇之卽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

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山甫曰但患不諧苟得諧
何患晚也請詢其踪跡然後圖之浩此時情不自禁
遂整巾正衣何前而揖女子斂袂答禮浩啓女子曰
貴族誰家何因至此女子笑曰妾乃君家東隣也今

日長勿赴親族家會。惟妾不行。聞君家牡丹盛開。故與青衣潛啓隙戶。至此。浩聞此語。乃知李氏之女。鶯鶯也。與浩童稚時曾共扶欄之戲。再告女子曰。嚴園荒蕪不足寓目。幸有小館。欲備殺酒。盡主人接隣里之歡。如何。女曰。妾之此來。本欲見君。若欲開樽。決不敢領。愿無及。亂略訴此情。浩拱手鞠躬而言曰。願聞所論。女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緣家有嚴親。禮法所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髫。若不以醜陋見疎。爲通媒妁。使妾異日奉箕箒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嫌。此

妾之素心也。不知君心還肯從否。浩聞此言。喜出望外。告女曰。若得與麗人偕老。平生之樂事足矣。但未知緣分何如耳。女曰。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君果見許。愿求一物爲定。使妾藏之。異時表今日相見之情。浩倉卒中無物表意。遂取繫腰紫羅綉帶。謂女曰。取此以待。定議。女亦取擁項香羅。謂浩曰。請君作詩一篇。親筆題于羅上。庶幾他時可以取信。浩心轉喜。呼童取筆硯。指欄中未開牡丹爲題。賦詩一絕于香羅之上。詩曰。

沉香亭畔露凝枝

斂艷含嬌未放時

自是名花待名手

風流學士獨題詩

女見詩大喜取香羅在手謂浩曰君詩句清妙中有
深意真才子也此事切勿定緘只勿使人知無忘今日
之言必遂他時之樂父母恐回妾且歸去道罷蓮步
却轉與青衣緩緩而去浩時酒興方濃春心瀟蕩不
能自遏自言下坡不趕次後難逢爭忍棄人歸去雜
花影下細草如茵略效鴛鴦死亦無恨遂奮步趨上
雙手抱持女子頓恣恩情不忍移步絕裾而去正欲
啓口致辭含羞告免忽自後有人言曰相見已非正
禮此事決然不可若能我一言可以永斷自是浩

括女回視乃山甫也女子已夫山甫曰但凡讀書蓋
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書何故習小人之態若
使女子去遲父母先回必詢究其所往則女禍延及
于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君三思恐成
後悔浩不得已快快復回宿香亭上與山甫盡醉散
去自此之後浩但當歌不詔對酒無歡月下長吁花
前偷泪俄而綠暗紅稀春光將暮浩一日獨步閒齋
反興思念一段離愁方恨無人可訴忽有老尼惠寂
自外而來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浩禮畢問曰吾師
何來寂曰專來傳達書信浩問何人致意于我寂移

坐促席謂浩曰君東隣李家女子鶯鶯再三申意浩
大驚告寂曰寧有是事吾師勿言寂曰此事何必自
隱聽寂拜聞李氏為寂門徒二十餘年其家長勿相
信今日因往李氏誦經知其女鶯鶯染病寂遂勸令
勤服湯藥鶯屏去侍妾私告寂曰此病豈藥所能愈
耶寂再三詢其仔細鶯遂說及園中與君相見之事
又出羅巾上詩向寂言此卽君所作也令我致意于
君幸勿相忘以圖後會蓋鶯與寂所言也君何勝隱
諱耶浩曰事實有之非敢自隱但慮傳揚遐邇取笑
里閭今日吾師既知使浩如何而可寂曰早來既知

此事遂與鶯父母說及鶯親事各云女兒前幼未能
辨家觀其意在二三年後方始議親更看君緣分如
何言罷起身謂浩曰小庵事冗不及款話如日後欲
寄音信但請垂論遂相別去自此香閣密意書幌幽
情皆托寂私傳光陰迅速倏忽之間已經一載節過
清明桃李凋零牡丹半折浩倚欄凝視觀物思人情
緒轉添久之自思去歲此時相逢花畔今歲花又重
開玉人不見沉吟半晌不若折花數枝托惠寂寄鶯
也同賞遂召寂至告曰今折得花數枝煩吾師持往
李氏但云吾師所獻若見鶯鶯作浩起君去歲花開

時相見于西欄畔。今花又開，人猶聞阻，相憶之心，言不可盡。愿似葉如花，年年長得相見。寂曰：此事易爲。君可少待，遂持花去。踰時復來，浩迎問如何。寂于袖中取彩箋，小東告浩曰：鶯鶯寄君，切勿外啓。寂乃辭去。浩啓封視之，曰：

妾鶯鶯拜啓。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倉卒。愿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他心事，詢寂可知。昨夜宴花前，衆皆歡笑，獨妾悲傷。偶成小詞，略訴心事。君讀之，可以見妾之意。看

畢，毀之，切勿外泄。詞曰：

紅疎綠密時暄，還是困人天。相思極處，凝睛月下，洒泪花前。誓約已知，俱有願，奈目前。兩處懸七，鸞鳳未偶，清宵最苦。月色先圓。

浩覽畢，歛眉長歎，曰：好事多磨，信非虛也。展放案上，反覆把玩，不忍釋手。感刻寸心，泪下如雨。又恐家人見，疑詢其所因。遂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視，見日影下窻，暝色已至。浩思適來書中言心事，寂寂可知。今抱愁獨坐，不若詢訪惠寂，究其仔細。庶幾少解情懷。遂徐步出門，略過李氏之家。時夜色已闌。

門戶皆閉浩至此想像鶯鶯心懷愛慕步不能移指
李氏之門曰非插翅步雲安能入此方徘徊未進忽
見旁有隙戶半開左右寂無一人浩大喜曰天賜此
便成我佳期遠托惠寂不如潛入其中探問鶯鶯消
息浩爲情愛所重不顧禮法躡足而入既到中堂匿
身迴廊之下左右顧盼見

開庭悄悄深院沉沉靜中聞風响玎璫暗裏見流
螢聚散更籌漸急窻中風弄殘燈夜色已闌階下

月移花影香閨想在屏山後遠似巫山千萬重

浩至此茫然不知別往獨立久之心中頓省自思設

若敗露爲之奈何不惟身受苦楚抑且玷辱祖宗此
事當歛曲圖之不期隙戶已閉返轉迴廊方欲尋路
復歸忽聞室中有低低而唱者浩思深院淨夜有人
獨歌遂隱住側身靜聽所唱之詞乃行香子詞

雨後風微綠暗紅稀燕巢成蝶遶殘枝楊花點點
承日遲遲動離懷草別恨鷓鴣啼辜負佳期虛度
芳時爲甚褪盡羅衣宿香亭下紅芍欄西當時情
今日恨有誰知

但覺如雛鶯轉翠柳陰中彩鳳鳴碧梧枝上想是清
夜無人調韻轉美浩審詞察意若非鶯鶯誰知宿香

亭之約但得一見其面死亦無悔方欲以指擊窗詢
問仔細忽有人叱浩曰良士非媒不聘女子無故不
婚今女按板于窗中小子踰牆到所下皆非善行玷
辱人倫執請有司永作淫奔之戒浩大驚退步失脚
墮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晝寢于書窗
之下時日將脯矣浩曰異哉夢也何顯然如是莫非
有相見之期故先垂吉兆告我方心緒擾擾未定惠
寂復來浩訊其意寂曰適來只奉小東而去有一事
偶忘告君鶯鶯傳語他家所居房後乃君家之東牆
也高無數尺其家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婚姻事是

夕舉家皆往鶯托病不行令君石至期于墻下相待欲
逾墻與君相見君切記之惠寂且去浩欣喜之心言
不能盡屈指數日已至所約之期浩遂張帷幄具飲
饌器用玩好之物皆列于宿采堂中日既晚悉逐僮
僕出外惟留一小鬟友閉圍以倚梯近墻屏立以待
未久夕陽消柳外暝色暗花開手袖指南夜傳初鼓
浩曰惠寂之言豈非哄我乎言猶未絕粉面新粧半
出短墻之上浩舉目仰視乃雙鶯也急升梯扶臂而
下携手偕行至宿香亭上明燭並坐細視鶯鶯欣喜
轉盛告鶯曰不謂前人果肯來此鶯曰妾之此身與

時飲作閨門之事今日寧肯誰語浩曰肯飲少酒共
慶今宵佳會可乎鶯曰難禁酒力恁來朝獲罪于父
母浩目酒旣不飲略歎如何鶯笑倚浩懷嬌羞不語
浩遂與解帶脫衣入衾幃共寢但見

寶炬插紅麝細吐翠金縷綉屏深掩緝紗斗帳低
垂竝蓮鴛枕如雙雙比目同波共展香衾似對對
春鸞作繭何人尤端春情爭一榻纖腰怯未禁

須臾香汗流酥相偎微喘雖楚王夢神女劉阮入桃
源相得之懽皆不能比少頃鶯告浩曰夜色已闌
且歸去浩亦不敢相留遂各整衣而起浩告鶯曰後

未期切空保愛鶯曰去歲偶然相遇猶作新詩相
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猥賤之軀
不足當君佳句浩笑謝鶯曰豈有此理謹賦一絕

華胥佳夢徒聞說

解佩江皋浪得聲

一夕東軒多少事

韓生虛負竊香名

鶯得詩謂浩曰妾之此身今已爲君所有幸終始成
之遂携手下亭轉柳穿花全牆下浩扶萊鶯升梯而
去自此之後雖音耗時通而會過無便經數日忽惠
寂來告曰鶯鶯致意其父守官河朔來日挈家登程
愿君莫忘舊好候田日當議秦晉之禮惠寂辭去浩

神悲意慘，度日如年，抱恨懷愁，俄經二載。一日，浩季父召浩，語曰：「吾聞不孝以無嗣爲大，今汝將及當立之年，猶未納室，雖未至絕嗣，而內政亦不可缺。此中有一孫氏者，累世仕宦，家業富盛，其女年已及笄，幼奉家訓，習知婦道。我欲與汝主婚，結親孫氏。今若失之，後無令族。浩素畏季父賦性剛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與孫氏議姻。擇日將成，而鶯鶯之父任滿方歸，浩不能忘舊情，乃遣惠寂密告鶯曰：「浩非負心，實被季父所逼，復與孫氏結親，負心違願，痛徹心髓。鶯謂寂曰：「我知其叔父所爲，我必能

言事寂曰：「善爲之，遂去。」鶯啓父母曰：「兒有惡德，辱家門，愿先啓一言。然後請死。」父母驚駭，詢問究竟，何自苦如此。鶯曰：「妾自幼歲慕西隣張浩才名，因此身私許，借老曾令乳母曰：「父母欲與浩議姻，當日尊嚴不蒙允許。今聞浩與孫氏結婚，棄妾此身，將歸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自絕。」父母驚謂鶯曰：「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選擇佳婿。若早知可以商議，今浩既已結婚爲之，奈何。」鶯曰：「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父曰：「但願親成，一切不問。」鶯曰：「果如是，容妾訴于官府，遂取紙作狀，更

眼舊粧逕至河南府訟庭之下龍圖閣待制陳公方
據案治事見一女子執狀向前公停筆問曰何事鶯
鶯歛身跪告曰妾誠誰妾上竇高明有狀上呈公令
左右取狀展視云

告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
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
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謗蓋所歸得
人青史標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後人繼其所爲免
委身于傭俗妾于前歲慕西隣張浩才名已私許
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
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恃爲此冒耻竇
尊幸望台慈特賜予決謹狀

陳公讀畢謂鶯鶯曰汝言私約已定有何爲據鶯取
懷中香羅并花箋上二詩皆浩筆也陳公乃追浩至
公庭貴浩與李氏旣已約婚安可再孫氏浩倉卒但
以叔父所逼爲辭實非本心再訊鶯曰爾意如何鶯
曰張浩才名實爲佳婿使妾得之當克勤婦道實龍
圖主盟之大恩陳公曰天生才子佳人不當使之孤
另我今曲與汝王成之遂于狀尾判云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申道而止竟乖借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誠論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可斷後婚

判畢謂浩曰吾今判合與李氏為婚二人大喜拜謝相公恩德遂成夫婦借老百年後生二子俱擢兩科

當年崔氏賴張生

今日張生仗李鶯

同是風流千古話

西廂不及宿香亭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朱文燈下逢劉倩

師厚燕山遇故人

隔斷死生終不泯

人間最切是深情

話說大唐中和年間博陵有個才子姓崔名護生得風流俊雅才貌無雙偶遇春榜動選場開收拾琴劍書箱前往長安應舉時當暮春崔生暫離旅舍往城南郊外遊賞但覺口燥咽乾唇焦鼻熱一來走得急那時候也有些熱了這崔生只為口渴又無溪澗取水只見一個去處